

我必須說，對這次為期一週的交流活動，在成行前的一個禮拜，它對我造成的壓力遠遠大於它帶來的期待。我和我同一主題的搭檔沛柔兩人都長期忙於社團，一再拖延的結果造成我們直到段考週橫跨的週末都還在準備大會第一日要報告的海報；更不用提我之前因為忙於社務，不小心缺席了一次行前討論，而被大家推舉在開幕式對大會主題「世界和平」發表短講的麻煩事了。

好不容易撐過三天段考，好朋友們都相約出遊，我卻無法放鬆。一回家就整理行李直到深夜，在飛機上也草草補眠後就著手修改開幕式的演講稿，到飛機降落仍然沒有完成；隨著開幕式開始，我抖著手繼續修改講稿，整個人心中只剩下恐慌。我深怕在代表許多國家的眾多學生面前出醜，尤其我還身負「台灣」之名。和容安慰我道，大家都是覺得我的英文能力很好才會一致同意我上台代表學校致詞，可我卻聽不進去。國中時，我曾經對自己的英文有自信到自傲的程度，但進入高中後，外語班高水準的英文環境和難看的考試成績徹底將我的自信摔到谷底，我帶著甩不掉的、對英文的自卑，踏上立命館的演講台。果不其然，演講並不成功，我很沮喪，接下來的海報展示時間更逃避地跑去廁所試圖拖延時間，因為我根本沒有準備在其他學校學生來參觀我們的海報時的介紹詞。

後來我和沛柔去參觀了菲律賓學生的海報，同樣是難民遷徙問題，他們的報告除了最基本的定義難民、簡述歐洲難民現況，更結合了他們國家歷史中曾發生的難民問題，報告時口條清晰、用詞深度高，就算他們的環境較利於從小學習英語，我仍然訝異於這樣的報告竟是與我年紀相當的學生所作出。同時，我暗暗地告訴自己不能再跌入剛剛的情緒低潮，要更積極地面對：後悔、沮喪等情緒都已不再重要，現在我人在京都，既然有了這樣的機會，就要學到東西回去！

此次國際論壇最主要的活動之一便是分組討論，立命館方細心又殘忍地把同國家的學生全都拆散，我的組員有一位新加坡十年級（高一）男生崇靖，通稱 CJ，還有三位立命館的學生，分別是高二的男生 Hiroki 和兩位高三女生 Yurika、Kyoko，TA 則是中國人，目前正在讀碩士的 Wei。

說實在地，我們第一天的討論並不順利。首先是我一直搞不清楚我們是為了什麼討論，到第二天才知道是要做成果展演，在毫無目標的情況下遲遲未在狀況中。第二，日本學生真的太安靜了，不知道是否是民族性驅使的禮貌行為，就算有 Wei 不停圓場、鼓勵大家說話，討論中，發言之間仍然有非常長時間的沈默，討論效率不高，而且總覺得有些尷尬。另外，我非常直接地感受到了新加坡的威力：CJ 在討論時口條流利、邏輯無懈可擊，總能在別人發言後馬上總結並找出漏洞，使我驚嘆不已，討論幾乎由他一人撐起。我把我們組中差距極大



的現象在宿舍和大家分享，才發現大家幾乎都是一樣的狀況，這讓我稍稍安下心來，也更有精神面對第二天繼續的挑戰。

我和 Wei 自從休息時間一起去上廁所後就熟識起來，她和我所認知的中國人形象不太一樣，她非常支持台灣的社運及學運，我雖知道大陸人不等於共產黨，卻沒有想到他們也已經進步到如此地步，對此我羞愧不已，再一次感受到自己視野的狹窄。我和她很有話聊，因此，第二天的午餐派對我幾乎都和她一起行動，而聊到最多的，是對於日本文化的想法。會聊到這個話題起因於早上的小組討論時間，當時我們已經決定我們的成果展演主題為「因應敘利亞難民問題，日本可以做些什麼」，進行到難民在日本生活的困難時，我們一一提出許多他們可能遭遇的處境，其中也包含文化方面的弱勢，如回教徒可能無法在公共場合行禮拜；沒想到此時，Hiroki 卻表示：「I think they should not claim for their rights.」當下，我看到 Wei 臉色一僵，我自己也皺了皺眉頭。雖然後來證明 Hiroki 只是想表達難民應該在文化方面入境隨俗，可是這也無形中表現了他們的民族性是較為服從公眾意識的。Wei 大學在美國留學，碩士則是來到日本，開放自由和拘謹服從，經歷如此大的文化落差，她在午餐派對時將她親身體會的日本文化與我分享，真的收獲良多。

午餐派對後，是讓我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活動——帶立命館小學校的學生玩名為「Karuta」的遊戲。「Karuta」類似中文的對對碰，紙卡兩張一組，一張寫上詞語，另一張畫上可表示該詞語的圖，大家圍成一圈，將有圖畫的小卡全部放在中間，詞語小卡統一由帶領者拿著並唸出，最先搶到與該詞語相對的圖者可收起卡片，最後比誰的卡片多。我們的任務便是帶領小學生製作英文的 Karuta。我走到我負責的第三組的五位小朋友桌旁自我介紹，結果卻聽到他們以日語飛快地發表了對我的第一印象：「這是外國人？長得好像日本人！」我又好氣又好笑，我知道我臉很圓，但你們也不用這麼誠實吧！隨後的一切都非常順利，我本身會一點日文更方便我們之間的交流，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小孩原來還是蠻可愛的。另外，還有一件事讓我非常感動。在製作 Karuta 時，有一組卡片規定要造「T」開頭的詞語。這時，一位女孩拿起筆，毫不猶豫地就寫下了「Taiwan」，還在旁邊的白紙畫了長條狀的東西，問我台灣是不是長這樣。



於是我開始教她畫台灣，但沒想到只是一條蕃薯，我也畫得四不像，正當我們笑鬧成一團時，一個男孩直接拿了他畫好的圖畫小卡給我看，上面正是台灣國旗。我忽然就明白了何謂國民外交，因著我們出國，不是觀光，而是選擇更辛苦的方式，透過討論、分享和交流，真正走入他人的生命中，我們的國家就得以被他人記住。我給了這群天真的孩子一個大大的笑臉，希望他們都不要忘記，在他們國小五年級時，

曾經有一個姊姊來陪他們玩，而她來自台灣。

第三天是一整天的小組討論，吃完飯後回到討論教室，我只覺得運用過度的腦袋隱隱作

痛，整間教室呈現病懨懨的氛圍。忽然，Wei 雙手一拍，提議道：先別管討論了，我們來聊天吧！認識兩天來都忙於討論，我們似乎還沒好好的認識彼此。於是我們開始輪流介紹興趣，CJ 喜歡畫畫，我們對他精緻的原子筆塗鴉讚嘆不已；Yurika 喜歡日本團體「嵐」，在我們的起哄下，她從善如流地跳了一段「Monster」，舞步簡直一模一樣！Kyoko 毛遂自薦，表示可以模仿「神隱少女」中所有的角色，當她模仿湯婆婆，整間教室頓時只剩下笑聲。也就是到此時，我才開始覺得我交到的不只是同組的夥伴，他們更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們的興趣，知道 Hiroki 是 bass 手、知道 CJ 喜歡 Marvel，我也可以和他們分享我喜歡的日本樂團 SPYAIR。

就算好像浪費了一些時間在無關報告的事情上，我卻清楚感受到討論氛圍從此開始不一樣了。到第四天早上，我們相較第一天，已經可以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主動提出投影片可以如何修改，甚至當討論氣氛活絡起來，我也開始看到日本學生的強處。他們的程度其實很好，單字的底子或許比我還好，但因為長期使用日語，使他們的發音不一定像我們漂亮，可是這並不能掩蓋他們的確英文很好的事實。在這短短的七天中，我更正了許多對特定國家的錯誤印象或歧視，看見世界很大、比我優秀的人有這麼多，更重要的，沒有人應該被任何先決條件，如性別、國籍、人種等，所限制，以致無法發揮他的優秀。

學習到新的事物的喜悅充滿了我，而喜樂的人真的更容易遇到好事。原本擔心的事情，在我積極樂觀、包容嘗試的態度下一件件化解，我們的組別甚至獲選代表 Refugee Immigration 此主題的四個組別，在大會的成果展演報告我們的研究成果。想當初，第二天決定主題時，我對我們所選擇的主題滿懷質疑，不明白為何歐洲難民議題會扯到遠在亞洲的日本。起初是勉為其難地配合全組意見答應下來，但最後，TA 組成的評審團認為我們的主題有創意又有深度、令人耳目一新，我也打從心裡以我們的主題為傲。雖然在選擇組別的第一次報告和最終成果展演中，我的表現都不算太好，但我沒有把它往心裡去，因為我感受到的環境並非在學校時死死的壓迫、令人窒息，在這邊，我衷心渴望著英文進步，讓我能夠與更多優秀的人交流、認識，身邊的夥伴也讓我覺得我可以和他們一起成長。「更多、更多，我還想要更多」，心裡如此吶喊著，我們跳完最後一次的喜德漂移舞，看著因著我們的邀請來到台上和我們一起瘋狂跳舞的每一個人，我開心也遺憾地笑了，開心、因為我能遇見這些人，遺憾、因為我還沒來得及把遇見變成認識，我們就已經要分離。

回首看去，從一開始壓力大、沮喪、逃避，到後來心態慢慢轉變，甚至能夠重新審視英文之於我的意義，RSGF 帶給我的早已遠遠超過了國際交流和歐洲難民議題。最後，我想我們都是幸福的，有能夠支撐我們來參加這個活動的家庭、有學校的資源和師長的指導、有雄中和雄女的二十位同學彼此陪伴。我很慶幸我參加了 RSGF，在這裡遇見的每個你和妳、所有一念之差看見的新視野、這七天絲毫不差的一分一秒，都將成為我一生珍貴的寶藏。

